



Theodor Mommsen 1902
HENRYK SIENKIEWICZ 1905
RUDYARD KIPLING 1907
RUDOLF CHRISTOPH EUCKE
PAUL HEYSE 1910
MAURICE MAETERLINCK 1911
GERHART HAUPTMANN 1912
VERNER VON HEIDENSTAM 1916
KARL ADOLPH GJELLERUP 1917
HENRIK PONTOPPIDAN 1917
CARL SPITTELER 1919
KNUT HAMSUN 1920
ANATOLE FRANCE 1921
GRAZIA DELEDDA 1926
HENRI BERGSON 1927
SIGRID UNSET 1928
SINCLAIR LEWIS 1930
ERIK AXEL KARLFELDT 1931
JOHN GALSWORTHY 1932
LUIGI PIRANDELLO 1934
EUGENE O'NEILL 1936
ROGER MARTIN DU GARD 1937
PEARL S. BUCK 1938
JOHANNES V. JENSEN 1944
GABRIEL GARCIA MARQUEZ 1982
主编/刘硕良

诺贝尔文学奖作品畅销榜文库

弗 兰 德 公 路
农 事 诗

(198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法国] 克劳德·西蒙/著

林秀清/译



诺贝尔文学奖作品畅销榜文库

主编 / 刘硕良

弗兰德公路 农事诗

(1985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法国] 克劳德·西蒙 / 著

林秀清 / 译

下

Best-seller Works of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漓江出版社

◀ 本书简介 ▶

法国著名新小说派作家西蒙(1913~)，因“通过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描写，善于把诗人和画家的丰富想象与对时间作用的深刻认识融为一体”，而获1985年诺贝尔文学奖。

长篇小说《弗兰德公路》(1960)是他蜚声国际文坛的成名之作，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军在弗兰德地区被敌军击溃后撤为背景，描写三个骑兵及其队长的痛苦遭遇。作者以完全不同于传统手法的新技巧，色彩斑斓地描绘了时间的遗痕、死亡的阴影、战争的狰狞、情欲的冲动、爱情的渴求、饥寒的折磨……既有诗情画意，又有幽默讽刺，引人不能不读，而且不能不玩味再三。

此外，本书还收录了作者1981年发表的带一生总结性的长篇小说《农事诗》。西方评论家认为它使西蒙进入了世界一流作家的行列。

译者——复旦大学教授林秀清，毕业于西南联大，曾留法8年，是我国第一个在国外取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的女专家，对西蒙及新小说有长期的深入的研究。





◀ 丛书出版说明 ▶

本丛书系统地择介影响最大的国际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的代表作，以帮助读者开阔视野，认识世界，研究、借鉴外国文学，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服务。

自1901年开始颁奖以来，每位获奖者选出1卷。所选篇目侧重其代表性、影响力，同时适当考虑篇幅、可读、少重复等因素。

每卷均请研究有素的专门家尽可能从原语种善版移译。以新译为主，个别旧译收入前作了校订。



克劳德·西蒙著作

- 1941 年 小说《作假者》 1947 年 小说《钢丝绳》
1952 年 小说《居利韦尔》 1954 年 小说《春天的祭礼》
1957 年 小说《风：试图重建祭坛后巴洛克体的画屏》
1958 年 小说《草》
1960 年 小说《弗兰德公路》获“快报”文学奖
1962 年 小说《豪华旅馆》
1963 年 剧本《分离》(根据《草》改编)
1966 年 散文《女人们》(对佐安·米罗的二十三幅画的阐述)
1967 年 小说《历史》获梅迪西文学奖 论文《传统与革命》
1969 年 小说《法尔萨拉古战场》
1970 年 小说《双目失明的奥利翁》
1971 年 小说《导体》
1972 年 论文《小说的逐字逐句》
1973 年 小说《三折画》
1975 年 小说《事物的教训》
1976 年 随笔《脚印》、《寻觅没掩盖的人》、《发现法国》
1980 年 论文《小说的描写与情节》
1981 年 小说《农事诗》
1988 年 散文《艺术爱好者的画册》
1989 年 小说《洋槐树》

目 录

下 册

农 事 诗(1981)

第三部·····	(325)
第四部·····	(416)
第五部·····	(490)

·附 录·

授奖词·····	(580)
受奖演说·····	(585)
《弗兰德公路》创作经过·····	(604)
克劳德·西蒙著作·····	(611)

第三部

每月一次，老太太（总是穿着黑色衣服的老寡妇，面孔像蜡烛，一直是满面忧伤，一直是泪眼涟涟，披在那老筋肌和老皮的皱纹上黑短衣上身部分总是用那个椭圆形雕玉别针扣紧，在像裹尸布或死人骸骨那样发白的淡紫色玉石衬托下，那轻飘飘的皱褶像庞贝古城击鼓跳舞的舞女身上穿的绉纱褶裙，她似乎是出于忠贞守节才把这枚别针扣在身上，好像它也许是拿破仑一世称帝前一代代传下来的世俗的圣物，它有点违背常情地替代了传统的石榴红宝石镶的十字架，挂在相继几代的老祖母的干瘪的脖子上，这玉雕饰物暧昧地以伊奥利亚^①的款式展现古希腊时代的高级妓女或舞妓那几乎完全裸露的线条分明的身形体态；虽然她也许很久很久没有见到它（玉雕），甚至没想到它，但她的手指每天早上都在她的长袍那像军官制服一样扣紧的领子上笨拙地被珠宝首饰上金针刺痛，这是她少女时代过生日时收到的一件礼物，那时她还姓现在再也没有人会作出反应的姓氏，她曾是在她的那些书的衬页上书写这姓氏的最后一个人（这些书是那些教会组织或军事教育的管理严格的学校颁发的奖品，精装封面带有浪漫主义色彩，淡紫色或宝蓝色，上面装点着哥特式景物的凸起图案，或者是《大家闺秀报》之类的书，上面的插图

① 古希腊一个地区，以文艺繁荣发达著名。

有的是裙褶用腰垫撑起的太太小姐,有的是穿着玛鲁恩^①服装的小孩,有的是腰间系着灰绿色的花结、脚上穿着上光的黄山羊皮高帮皮鞋的小女孩);后来,从她结婚之日起,再也找不到有关这姓名的东西了;只留下一种传闻,在地图上或路口指路牌上几个写在一起的字母,但现在只能指示一个小村庄或已出售了很久的破旧城堡所在位置(这位老太太和她的父亲从来没在这里住过),事实上,这是一个巨大的农庄,塔楼顶已倒塌,只有建筑主体的外壳保存下来,不过也有一半坍塌了,在西塔楼与建筑物侧翼之间左边那部分还保持完整,现在是铁板屋顶的库房,里面堆放着草捆,旁边零乱地放着生锈的割草机、钉齿耙、没用的两轮载重车、种四季豆的撑杆、柴捆、旧木桶、生霉的钓鱼用具,这一切混杂在一堆凌乱不堪的轮子、破裂的车轴和犁柄之间,在这些东西中间有几只瞻前顾后、走来走去的瘦母鸡像红棕色斑点出没显现;除此以外,还有一部拖拉机的残骸,它那本来鲜明诱人的橘黄油漆颜色在油污和泥土积成的一层尘土下隐没了大半,看起来像一只死去的甲壳动物(好像从倒塌的城堡、裂痕处处的建筑中冒出一一种恶运,一种对这个地方恋恋不去、怀着悲伤的鬼魂、厄运的精灵,他们在屋顶和大门的意大利式门拱崩塌之后,还继续活动,没完没了地拼命啃噬、腐蚀、摧毁),这拖拉机的残骸在这充满昔日荣华留下的衰落的遗痕的背景中,也显得过时了(过去的荣耀只剩下神气的纹章,带有钢铁、羽毛、鲜血各种颜色的盾牌,对这些东西,她(那位老太太)总感到有一种特别苦痛、尊严受辱和惊愕不解的混合心情,虔诚地加以保存,作为哀丧的标志,放在一个小三脚乌木支架上,平时这个架子是用来放镶金的乌木框里的合家微型画像的),好像这架拖拉机也和正门

① 法国西部圣-玛罗恩地区,以传统服装特殊著名。

发出金刚石光泽的砌合石块一样属于遥远的过去，似乎附近城市某种牌号拖拉机特许经销者刚把它送到，刚刚接触庭院的地面，它同样地中了魔，从此动也不能动，变成一堆拆散的铁皮和卡住了的齿轮，既不能用，也从来不曾使用过，逐渐生锈，只好成为棕红色母鸡的栖架，歪歪斜斜地翻倒在失去一只轮子的一侧，显出一副又难看又凄凉的样子，好像它的存在和那些被毁坏的塔楼、倒塌的侧翼以及为野草和荨麻所包围的正门存留下来的灰泥脱落的那部分一样，仅仅是为那一次无法平息的公诉作证，在这一次公诉中，那被斩首的国王^①的无头鬼魂，不管时间、人物和几次陆续出售，以及机器发展所带来的变迁，都怀着他那复仇的狂怒，不管过去多少年代，五年，十年，不论人物和房主的改变都不加区分，判他上断头台的审判官的这处祖宅和百科全书时代的精神，具有创造性而又冒犯亵渎罪的精神，也都混成一团了。在他死去的同时，一系列肮脏的机器生产出来了，其中最为卓越的体现却在这里垮掉完蛋，成为一堆福开森牌拖拉机油污、无用的破铜烂铁。

所以这里是有业主，也有居住的人。它不是一堆触目的长满荆棘的崩塌后剩下的破砖残瓦，夸张似地竖立着古老的树桩和锯齿状的墙垣，从某个角度看它还保持着原貌，也就是说，尽管无人居住，但由于已成废墟，所以身后不曾受到凌辱，也可以说，没有受到亵渎；又因为没有完全成为废墟，所以还可以居住，可是它也没有完全保全下来以致可以作为真正住人的地方：只能当作一个栖宿之所，就像一个破了的大大的旧铁罐，用来搭棚屋或简陋的歇脚的地方，只是这里这个大铁罐有点不同，它有两层楼高，墙壁有一米厚，而且它的破洞不是用硬纸板或柏油纸而

① 指法王路易十六。

是用砖头和砾石堵的,在这广阔的建筑整体中,一部分的破洞已经没有人想去管了,另一部分勉勉强强加以堵塞(例如塔楼残余的躯干、谷仓、农具库、过去曾养过三十五匹驴马、种马、母马、小马、骡子的马厩、牛棚、小阁楼、作厨房等用的附属建筑物),这种情况令人想到手里拮据的居住者由于没有能力对这些地方维修只好把客厅和房间陆续关闭(堵死再不使用),最后栖身(暂时住宿)在同时是厨房、饭厅、客堂、卧室的一个房间里,其他部分任凭风吹雨打,门和堵得像死胡同的过道全都马马虎虎地用一堵堵连粗灰泥层也没有涂的墙拦住,从拱基石的接缝中流出的灰泥浆黏糊糊地凝结不动,好像不仅要阻挡倾盆大雨或狂风冲进里面,更重要的是不让空虚、破灭、最后的末日闯进来。

这座破旧的城堡屹立在大风吹着的高原上,以其仍然极其庞大的躯体高踞在小村庄的房屋之上,虽然它上部的建筑已没有了,但仍然残存着,执意要继续存在下去,哪怕是被砍成两截(在远处是棚屋,用来堆放无用的什物的低矮农具库房,这建造在还没有倒塌的侧翼和只剩下半截的塔楼之间的库房是看不见的,因此像一艘一半浸在海水中沉没的船只,仅露出前部的艏楼和城堡主体),它已经到了再也不能摧毁的地步,不仅因为它有地基牢固地扎根在岩石基底中,上面覆盖着一层贫瘠的泥土,用矮墙分隔的多石的田野一直延展至蓝色的天边,微微地起伏波动,四处有一些树木繁茂的山谷插在其中,此外还因为它庇护了顽强的最基本的生命品种,似乎它既是保护者,又是受保护者(它让这样的生命品种定居生长,牢牢地紧攀在这残存的城堡的一个窗子上,长着天竺葵,好像是为了掩盖一个伤口,人们靠着门穹已破碎的大门挺子、靠近现在朝着一堆木柴和一些家兔棚开着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愕然张大着嘴巴]从前宏伟的大门,像一块膏药般横拦着建筑的正面代替那倾斜倒塌了的楼梯的一段

水泥梯级,都种上了月桂树丛),这座摇摇欲坠的古老建筑被团团裹了起来,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从它自身像纱披似的延伸、展开已经死去的时代留下的沉寂无声的光晕,这受凌辱被抛弃的古老建筑,臂断肢残,伤痕累累,仍然坚持屹立着,像是对那些不肖子孙的控诉和无言的责备,他们把老屋卖掉了、抛弃了、当作包袱丢掉了,不是出于生活上需要或手头拮据,而是可以说出于蔑视、鄙薄、一心想赚钱发财,其实这家族的财产后来通过一系列手段精明的联姻有增无减,但这些婚姻关系不是缔结的而是商定的(像做生意一样),首先是从那位在这城堡中度过最后一个冬季、最后一个春天、最后一个秋天的那位老人的亲生儿子开始的,后来的几代人连续不断地致富,这种财富在拿去出售旧城堡的钱银的同时,也夺去了滥用过去的光荣的碎片装饰起来的家族姓氏(那些留着颊髯,结着无懈可击的昂贵的领带,在照片上僵直地站着,态度刻板拘谨,带着有闲者的神气,全身裹在硫化硫酸盐那样黄褐色的军装中,在他们的旁边是那些有遗产可继承的夫人,她们头发上装饰着头带、身穿硬直的短上衣和闪光波纹织物制的阔大的裙子,这些人相继带着弑君者那种肆无忌惮而又郁郁寡欢的傲慢姿态,头上顶着那个好像也是断肢截臂,也是变性堕落的姓氏,这就是说(这些不肖子孙为了城市住宅和肥沃的田地,卖掉了古堡和贫瘠的土地)这些人使家族的姓氏缩小成为他们认为值得为之洋洋得意的回声,因为这姓氏令人想起权力、战役、金碧辉煌的装饰,因而抹去、擦掉或者说从知觉上消灭(像有社会地位的家庭把遭到诱奸的女儿暗中隐藏在修道院幽闭处),他们认为在他们故作高傲姿态的社交规矩中这仿佛是一个污点,一种羞耻,使他们想起并进行比较那不可告人的青年恶习和赌博欠债,与艰苦地使一个新社会得以产生以及把国王杀死的事业两者之间不同的价值),是的,财产在不断地

增加,家族也在不断繁衍,在那高傲而且体面的护胸甲中不断地加固,直至蔓延的葡萄根瘤蚜虫害使一切都崩溃而且同时带来了一连串的不幸,随着这些不幸的境遇,不可避免发生了破产的灾祸、一连串的死丧和年轻守寡的事,因此使这位老太太的脸渐渐呈现出忧伤悲痛,在这过分广阔、过于奢望的房子里从一个房间踱到另一个房间:两次遭难,那被抛弃的城堡或者可以说是农庄,那庞大、难以形容的石堆,虽然受到侵蚀破坏,窗子也堵塞了,但仍然不顾一切冷漠地维持着生存,作为一个象征仍然继续屹立在也被抛弃的土地上,看来有点令人望而生畏,这城堡屹立在那里,像是冰川露出水面可以见到但仅仅是假象的那一部分,虽然面积很大,但从支撑它的历史基底来看,它是微不足道的,它的侧翼被截去了,塔楼也被截去了,就像那些墙垣陡立的奇怪建筑一样,暗示着外表之下隐藏着许多摇摇欲坠的阴险诡诈的巨大冰块,一声雷轰或炮响(或一排枪齐射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就会突然脱离冰层,重新露出埋在严寒和时间厚度下面的死去陆地。

的确是有什么东西隐藏在这个地方。为这件事,古堡紧闭,这件事曾经既使它受到突然的摧毁,也让它像是一座坟墓、一个残废的看守那样仍然屹立着,对于这件事,它是见证者同时也是付出代价者:不仅仅因为把国王斩了头犯下的罪(虽然她[这胖乎乎有气无力的老太太总是充满哀伤,似乎永远不得不带着钥匙串丁丁当当的响声游来荡去,找寻串上的钥匙,把房门和壁橱陆续打开,又关上]有时在她那像夹带着哭泣的伤心的呜咽中,曾以暗示的方式提到当时以一票之差的多数票决定将国王处死之事,她发出一种呻吟,具体表现了伤心,或者说,赎罪的心情,好像那犯有渎圣罪的三百六十一票中,只有他的一票使血染的污迹完全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似乎那殉难的国王之死是由

一个人的意志决定的，是取决于那唯一的凶手的意愿的，这个人不仅是与她同一姓氏，而且是生下她的父亲的父亲……），也不是因为这城堡所属的家族中倒数第二位主人抛弃了它，而是由某种在这一家中从来都不谈的事（该怎么说呢？事件、悲剧、秘密？），这件事把它（家族）震撼到五脏六腑的深处，这事发生之后，城堡也难逃劫数，被弃之于死亡之境（好像人家赶紧逃避它，好像赚钱赢利的念头在憎恶讨厌它中找到理由把它摆脱掉），注定只能以这样不成体统、残缺不全、截去半身、像一座坟墓一样（似乎它的墙壁和修补过的屋顶是夹层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套在一个较广阔的、透明的、板壁隔音的建筑物之中）全身裹着好像是它自身散发、渗出的死寂气息；这种气息保持在离墙一定距离之处，在某种时候才会产生，那就是当它越过一条无形的界限时——不是越过正门的时候（长锈的巨大铁栅上面一扇门扉已朝里倒下，仅靠着一条铰链和自身的重量支撑住，但这重量已渐渐使它歪斜地陷入地面——另一扇门扉已不见了，也许是按铁的重量卖掉，或者被偷走了……），在这条界限以外，田野的一切声音（微风吹拂小橡树的簌簌响声，鸟雀吱吱喳喳的鸣叫、玉米叶子粗糙的摩擦声）似乎骤然止息，其存在被抹煞取消了，取代它的是那种只有在坟场里才可以找到的那种可怕的死寂，打破这死寂的（或相反地使它更明显的）只有那些颈子瘦削、颜色鲜艳粉红的母鸡偶尔发出滑稽可笑的咕哒咕哒叫声，这声音似乎把死寂的气氛撕裂，洪亮、粗野、褻渎，像某种阴沉抑郁、迟钝、不祥的、飞不起来的鸟的那种刺耳的鸣声；前来访问的人（那位老太太已去世很久了，她的儿女们也死了，那著名的姓氏、盾牌、纹章只是可笑地被滥用，印在一种在杂货店里出售的廉价开胃酒的商标上……），对，来客停下脚步，用那疑惑、难以置信的眼光慢慢地看那灰泥剥落的门面、摆着一盆盆天竺葵的窗子、铁皮

搭成的棚屋、坏掉的拖拉机,感到惶惑不安,有点惊慌害怕,他突然惊跳起来,因为发现有人朝他走来,这人的样子也是阴阴郁郁,穿着黑色粗布短工作服和天鹅绒裤子,这是一个古怪的人(来客在想:“是房屋看守人吧,他管着地下墓室的钥匙,也许还管种花,防止外人闯进……”),这人看上去年纪还轻,长得过分肥胖,带着温和的怒气、谦卑的愤慨,打量着来访者,他站住不走,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句(是询问还是命令?),接着沉默地站在原来的地方,像一头大熊或玩具机器人,双臂摇来摆去,样子既咄咄逼人又可怜巴巴,来客赶忙道歉,作出解释,作手势指划周围的庭院、荒凉的建筑物、崩塌了的塔楼,那像熊或更确切地说像狒狒或巨大的婴孩的人的面孔变得神色严厉、紧皱起来,他提高声音,从动得很快的嘴唇里,一口气说出几个字母发音不清,或者更确切地说,相互碰撞、破碎不全的字,语调既带有对抗意味和威胁性,也含着哀怨:“不是我的过错!”来客一再道歉,力图解释清楚(由于好奇心,或者更确切地说,由于很感兴趣、还有远亲的关系……),这个像狒狒的人仍然带着疑心重重、咄咄逼人而又谦卑的神情紧看着他,直到听见来客说出那姓氏,这古怪的人的脸部才放松下来,一下变得开朗,现出喜悦的神色,厚嘴唇又蠕动起来说:“就是我!”他带着骄傲、挑战的神情重复说出的这姓名其实只是他祖上复姓^①中的第二个而已,这个被剥夺了继承权(世袭领地的继承)和父亲祖先的名字后来变成了不过是这个地区的一个普通姓氏罢了,像叫法布尔或罗克那么普遍,接着那人的脸色没有经过任何过渡、没有任何明显的信号,就又变得严厉、可怕、咄咄逼人,他的身体在移动,向前跨出了一步,好像要打人似的,以带威吓的声音说:“这是雄鹿,难道您不知道什

① 全名为 J. P. L. S. M。

么是雄鹿吗？”来客感到窘迫不安，把那指着正门上面的一块石刻的手指转移了方向，那儿也许曾经是一个躲藏着一群猎狗的狗窝，来客赶忙说：“是这样，是这样……我只是想要……我……”后来就沉默下来（也许不自觉地继续含糊不清地说了些含混的道歉、和解的话），努力做出微笑的样子，开始一边慢慢往后退，一边不断地道歉、微笑、摆手作出和解、接受意见的姿态，那个狒狒（疯子？）也以同样的步伐跟着走，那犹豫不决的肥胖的脸悲痛地绷紧，厚嘴唇在蠕动，现在他说：“请留下来，没关系，请看吧，不碍事，什么人都可以……”这时他脸上的表情再次改变，面部线条紧皱，眼睛盯着那个来客后面的超出他肩膀的什么东西，脸上骤然呈现出极端不安的表情，来客转过头来，现在他和狒狒都停下脚步，一起望着一个黑发棕肤、蓄着小胡子的人，浑身油污，从拖拉机底下钻出来（来客感到像一幕滑稽戏，像电影或杂耍歌舞剧场的一种特技花招，一个空寂无人的场面像通过魔术忽然人来人往热闹非常，他怀疑那窗子是否会打开来，出现一位女高音歌唱家正在放喉高歌，或一群蒂罗尔^①的舞蹈女演员在下楼梯……不过，看来，也不过如此）：现在，他们是三个人，站在杂草丛生、秋光澄明的庭院中间，来客稍为站得远一点，狒狒靠近那架出了毛病的拖拉机，好像快要哭出来的样子，聆听着那浑身油污的矮小个子一边滔滔不绝地讲话，一边手里拿着一把活动扳手在做手势，这矮个子忽然转身走到一辆小型有篷的运货车那边，这辆车也是拆得七零八落，朝一边倾侧（他[来客]刚才没有看到它：也许因为它的油漆呈暗淡灰色，它破烂不堪的样子，使与其他废置的机件相像或可以说配成一套），他（那矮个子）把扳手扔到小货车里面，从中拿出一块破布，一边返身

① 奥地利西部地区。

朝拖拉机和那位主人走去，一边滔滔不绝地讲话，手臂不时做出一个姿势指指那个残废的、满身污泥的金属甲壳动物，不停地用那污黑的破布细心地逐一揩拭他那双污黑的手的手指，来客迷惑地发呆，场景似乎继续在寂静中展开，无声电影似的，或者等于是像那修车工匠用外语说出一连串充满难懂的专门名词的字句，除他自己以外别人都不知所云，最后他大概也意识到这种情况了，那副也被油垢污迹弄脏的面孔显出厌烦反感的表情，好像受到冒犯似的，他再不采用语言来表达，只是多次耸耸肩膀，同时把手臂分开，那弯曲的手肘举起来又放下去（双手一直连接在一起，一只手继续用那块发黑的破布擦另一只手，在这动作当中，手上突出的部分开始现出东一块西一块粉红色的皮肤，就像黑人的手掌心那样），他这样子像一只只有翅膀的企鹅或海雀，后来他突然旋踵朝那小货车走去（一直拍着翅膀），把破布扔到车里，登上驾驶室，砰的一声把车门关上就开车，一边还从那开着的车门玻璃板喊叫着什么话，听也听不清，与此同时，他驾驶那颠簸的小车在泥灰剥落的院子中绕了半圈，消失在那没有铁栅的正门里，长久留在人们视网膜上的是那用天蓝色油漆写在车后两扇门上的“修车”两字，还有那些一直处于梦幻、杂乱的气氛中的人和物，后来他（来客）说不出来（努力想回忆起来也是徒然）自己是怎样忽然置身于一间巨大的房间里（就是窗上摆着天竺葵的那间），里面一切东西：墙壁、天花板、地板、家具（碗橱、床、椅子、桌子、衣柜、箱子、长凳，直至按个儿从大到小排列在壁炉台上的画着丝带和勿忘草的白铁盒，这些盒子上面用洛可可式字体写出作为标记的字：“咖啡”、“白糖”、“面粉”、“盐”、“胡椒粉”等），这里所有的东西好像都是染过、水浸过或一律涂抹过一种掺水稀释的烟褐色染料，透过色层可以隐约看到路易十五时代的花结的青蓝色（事实上已变为绿色），这花结画在有锈点的

赭石底色上写着的香料和调味品名称的四周……

巴黎，共和国历三年芽月九日，致总指挥莫罗将军——亲爱的将军：公安委员会寄与诺尔省部队信件指示它在新的命令下达之前应坚守阵地，我利用这次送信的机会给你写这封机密的信并向你提出一点意见。在我看来，你的部队的左翼北向有点过于突出；战线过长而被切断，那是危险的。再说，什么应当是你的目标？……应是掩护荷兰使其免受任何侵袭，遏制斯塔杜德里安这一派的人，加强你在桑伯尔和牟兹河左侧的右翼部队，注意观察莫伦多尔夫的军队。我深信普鲁士国王的诚意，但还应保持头脑清醒的戒备，即使你须将你的左翼部队后撤，也应小心守卫莱茵河和伊萨勒河，即使左翼战败，那也远没有在莱茵河方面的失利那么严重，公安委员会的意图并不是给你规定死作战方案，它的命令也并非绝对不可违反。按照实际情况，现在主要的任务是打击敌人，靠敌人来供养自己，我们的部队遵守严明的纪律。还有，我的这封信只是心腹之言，你没有承诺的义务；我仅仅是把自己的想法告知，你要运用你的聪明才智去考虑和组织这些想法；我可以告诉你，公安委员会深知你的才能并对你非常信任。

桑伯尔河和牟兹河地区的部队将接替封锁卢森堡的部队，现在且守卫从格勒特尔河至雷弗勒墟这一段的莱茵河，只有等到摩泽尔河和莱茵河地区部队取得胜利时才好渡过莱茵河，这支取得胜利的军队将来要把在乌南格的马延省的部队与目前在卢森堡的合并起